

## □ 怀念师友

时，忽然间明白了：“围城不是别人给的，正是人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中为自己编织的，作茧自缚之下，活得怎能不虚伪沉重。钱先生没有为自己修筑围城，所以，他一辈子都活得坦然、真挚。”

由于拒绝与媒体合作，钱钟书先生似乎成了一些人笔下“‘魔镜’中的影像了。”《走出魔镜的钱钟书》一书这样对他进行了解读：“当我们把钱钟书这面‘魔镜’翻转过来看时，便发现镜子背面有一行镌刻的字迹：做完整的人。”

1998年12月19日，钱钟书在住了1600个日夜的病房内，合了眼。杨绛先生赶到医院，伏在他耳边轻轻说：“你放心，有我呐！”此前一年，两人唯一的女儿钱瑗已因癌症离他们而去。

清华学生在先生离世后曾谱曲写词以为纪念：“我总觉得，每次去图书馆，还能看到先生的背影，也许，先生刚走，茶还没有凉……”

10年后的清华，10年后的12月19日，依旧只是满道的纸鹤飘飞，依旧只有师生

们的心照不语。10年前，杨绛先生在电话里说：“清华是有情的。”10年后她说：“代问清华同学好。”

烛光在寒夜的清华园里摇曳，来往的车匆匆而过，时不时有人向钱先生的照片投来好奇的眼光，问一句：“这是谁？”

他一生淡泊，未曾想过要轰轰烈烈。但也正是在这种我们看来是需要“忍受”的“寂静”中，他书写了后人无法想象更无法企及的波澜壮阔。我们只惊叹“这个脑袋是怎么长的”，却总是忘记了去关注他两耳不闻喧嚣事的用心苦读，和墨守完整人格的刚毅坚卓。

寂静。不要奇怪为什么钱先生的离世和10周年纪念都如此寂寥，这才是他心底所愿，才是他一生的格调。钱钟书先生逝世时，一个热爱他的读者说：“这个世上唯一的钱钟书走了。”是的，这个时代再也没有了钱钟书，但是不是也因为这个时代不再寂静？

（原载《中国青年报》2008年12月24日，作者现为新华社记者）

---

## 李侠文老学长逝世

据中国新闻网2010年1月14日消息，《大公报》前总编辑李侠文学长因病于2010年1月12日在香港逝世，终年96岁。

李侠文先生生于广东中山，1933年考入清华大学，1937年毕业，在校修读国际政治经济；1938年在香港加入《大公报》，先后在香港、桂林、重庆、上海等馆工作，历任翻译、编辑主任、社评委员等职；1948

年赴港参与复刊《大公报》，并任职总编辑，1988年出任大公报董事长。

李侠文学长年轻时便投身爱国新闻事业，在《大公报》服务的半个世纪中，不论环境如何困难复杂，爱国立场始终不变，为宣传祖国建设成就、团结香港各界人士起到了重要作用。李学长学养深厚，爱憎分明，笔下千钧而又文采斐然，素为香港传媒界所敬重。

李侠文学长曾任第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届全国政协委员。